晉書/卷0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二 ◄

晉書
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

► 卷四十四

山濤〈（子簡 簡子遐）〉 王戎〈（從弟衍 衍弟澄）〉 郭舒 樂廣

山濤

山濤，字巨源，河內懷人也。父曜，宛句令。濤早孤，居貧，少有器量，介然不群。性好《莊》《老》，每隱身自晦。與嵇康、呂安善，後遇阮籍，便為竹林之交，著忘言之契。康後坐事，臨誅，謂子紹曰：「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」

濤年四十，始為郡主簿、功曹、上計掾。舉孝廉，州辟部河南從事。與石鑒共宿，濤夜起蹴鑒曰：「今為何等時而眠邪！知太傅臥何意？」鑒曰：「宰相三不朝，與尺一令歸第，卿何慮也！」濤曰：「咄！石生無事馬蹄間邪！」投傳而去。未二年，果有曹爽之事，遂隱身不交世務。

與宣穆後有中表親，是以見景帝。帝曰：「呂望欲仕邪？」命司隸舉秀才，除郎中。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。久之，拜趙國相，遷尚書吏部郎。文帝與濤書曰：「足下在事清明，雅操邁時。念多所乏，今致錢二十萬、穀二百斛。」魏帝嘗賜景帝春服，帝以賜濤。又以母老，並賜藜杖一枚。

晚與尚書和逌交，又與鐘會、裴秀並申款昵。以二人居勢爭權，濤平心處中，各得其所，而俱無恨焉。遷大將軍從事中郎。鐘會作亂於蜀，而文帝將西征。時魏氏諸王公

並在鄴，帝謂濤曰：「西偏吾自了之，後事深以委卿。」以本官行軍司馬，給親兵五百人，鎮鄴。

咸熙初，封新遝子。轉相國左長史，典統別營。時帝以濤鄉閭宿望，命太子拜之。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后，素又重攸，嘗問裴秀曰：「大將軍開建未遂，吾但承奉後事耳。故立攸，將歸功於兄，何如？」秀以為不可，又以問濤。濤對曰：「廢長立少，違禮不祥。國之安危，恆必由之。」太子位於是乃定。太子親拜謝濤。及武帝受禪，以濤守大鴻臚，護送陳留王詣鄴。泰始初，加奉車都尉，進爵新遝伯。

及羊祜執政，時人欲危裴秀，濤正色保持之。由是失權臣意，出為冀州刺史，加甯遠將軍。冀州俗薄，無相推穀。濤甄拔隱屈，搜訪賢才，旌命三十餘人，皆顯名當時。人懷慕尚，風俗頗革。轉北中郎將，督鄴城守事。入為侍中，遷尚書。以母老辭職，詔曰：「君雖乃心在於色養，然職有上下，旦夕不廢醫藥，且當割情，以隆在公。」濤心求退，表疏數十上，久乃見聽。除議郎，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，特給日契，加賜床帳茵褥。禮秩崇重，時莫為比。

後除太常卿，以疾不就。會遭母喪，歸鄉里。濤年逾耳順，居喪過禮，負土成墳，手植松柏。詔曰：「吾所共致化者，官人之職是也。方今風欲陵遲，人心進動，宜崇明好惡，鎮以退讓。山太常雖尚居諒闇，情在難奪，方今務殷，何得遂其志邪！其以濤為吏部尚書。」濤辭以喪病，章表懇切。會元皇后崩，遂扶輿還洛。逼迫詔命，自力就職。前後選舉，周遍內外，而並得其才。

咸甯初，轉太子少傅，加散騎常侍；除尚書僕射，加侍中，領吏部。固辭以老疾，上表陳情。章表數十上，久不攝職，為左丞白褒所奏。帝曰：「濤以病自聞，但不聽之耳。使濤坐執銓衡則可，何必上下邪！不得有所問。」濤不自安，表謝曰：「古之王道，正直而已。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，臣亦何必屢陳日月。乞如所表，以章典刑。」帝再手詔曰：「白褒奏君甚妄，所以不即推，直不喜凶赫耳。君之明度，豈當介意邪！便當攝職，令斷章表也。」濤志必欲退，因發從弟婦喪，輒還外舍。詔曰：「山僕射近日暫出，遂以微苦未還，豈吾側席之意。其遣丞掾奉詔諭旨，若體力故未平康者，便以輿車輿還寺舍。」濤辭不獲已，乃起視事。

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，每一官缺，輒啟擬數人，詔旨有所向，然後顯奏，隨帝意所欲為先。故帝之所用，或非舉首，眾情不察，以濤輕重任意。或譖之於帝，故帝手詔戒

濤曰：「夫用人惟才，不遺疏遠單賤，天下便化矣。」而濤行之自若，一年之後眾情乃寢。濤所奏甄拔人物，各為題目，時稱《山公啟事》。

濤中立於朝，晚值後黨專權，不欲任楊氏，多有諷諫，帝雖悟而不能改。後以年衰疾篤，上疏告退曰：「臣年垂八十，救命旦夕，若有毫末之益，豈遺力于聖時，迫以老耄，不復任事。今四海休息，天下思化，從而靜之，百姓自正。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，陛下亦復何事。臣耳目聾瞑，不能自勵。君臣父子，其間無文，是以直陳愚情，乞聽所請。」乃免冠徒跣，上還印綬。詔曰：「天下事廣，加吳土初平，凡百草創，當共盡意化之。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，豈所望於君邪！朕猶側席，未得垂拱，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！當崇至公，勿復為虛飾之煩。」濤苦表請退，詔又不許。尚書令衛瓘奏：「濤以微苦，久不視職。手詔頻煩，猶未順旨。參議以為無專節之尚，違在公之義。若實沈篤，亦不宜居位。可免濤官。」中詔瓘曰：「濤以德素為朝之望，而常深退讓，至於懇切。故比有詔，欲必奪其志，以匡輔不逮。主者既不思明詔旨，而反深加詆案。虧崇賢之風，以重吾不德，何以示遠近邪！」濤不得已，又起視事。

太康初，遷右僕射，加光祿大夫，侍中、掌選如故。濤以老疾固辭，手詔曰：「君以道德為世模表，況自先帝識君遠意。吾將倚君以穆風俗，何乃欲舍遠朝政，獨高其志耶！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，何來言至懇切也。且當以時自力，深副至望。君不降志，朕不安席。」濤又上表固讓，不許。

吳平之後，帝詔天下罷軍役，示海內大安，州郡悉去兵，大郡置武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帝嘗講武于宣武場，濤時有疾，詔乘步輦從。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，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，其論甚精。于時咸以濤不學孫、吳，而暗與之合。帝稱之曰：「天下名言也。」而不能用。及永寧之後，屢有變難，寇賊姦起，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，天下遂以大亂，如濤言焉。

後拜司徒，濤復固讓。」詔曰：「郡年耆德茂，朝之碩老，是以授君台輔之位。而遠崇克讓，至於反覆，良用於邑。君當終始朝政，翼輔朕躬。」濤又表曰：「臣事天朝三十餘年，卒無毫釐以崇大化。陛下私臣無已，猥授三司。臣聞德薄位高，力少任重，上有折足之凶，下有廟門之咎，願陛下垂累世之恩，乞臣骸骨。詔曰：「君翼贊朝政，保乂皇家，匡佐之勳，朕所倚賴。司徒之職，實掌幫教，故用敬授，以答群望。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！」已敕斷章表，使者乃臥加章綬。濤曰：「垂沒之人，豈可汙官府乎！」輿疾歸家。乙太康四年薨，時年七十九，詔賜東園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襲、錢五十萬、

布百匹，以供喪事，策贈司徒，蜜印紫綬，侍中貂蟬，新遜伯蜜印青硃綬，祭乙太牢，謚曰康。將葬，賜錢四十萬、布百匹。左長史範晷等上言：「濤舊第屋十間，子孫不相容。」帝為之立室。

初，濤布衣家貧，謂妻韓氏曰：「忍饑寒，我後當作三公，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！」及居榮貴，貞慎儉約，雖爵同千乘，而無嬪媵。祿賜俸秩，散之親故。

初，陳郡袁毅嘗為鬲令，貪濁而賂遺公卿，以求虛譽，亦遺濤絲百斤，濤不欲異于時，受而藏於閣上。後毅事露，檻車送廷尉，凡所以賂，皆見推檢。濤乃取絲付吏，積年塵埃，印封如初。

濤飲酒至八斗方醉，帝欲試之，乃以酒八斗飲濤，而密益其酒，濤極本量而止。有五子：該、淳、允、謨、簡。

該字伯倫，嗣父爵，仕至并州刺史、太子左率，贈長水校尉。該子瑋字彥祖，翊軍校尉，次子世回，吏部郎、散騎常侍。

淳字子玄，不仕，允字叔真，奉車都尉，並少尪病，形甚短小，而聰敏過人。武帝聞而欲見之，濤不敢辭，以問於允。允自以尪陋，不肯行。濤以為勝己，乃表曰：「臣二子尪病，宜絕人事，不敢受詔。」

謨字季長，明惠有才智，官至司空掾。

子簡

簡字季倫。性溫雅，有父風，年二十餘，濤不之知也。簡歎曰：「吾年幾三十，而不為家公所知！」後與譙國嵇紹、沛郡劉謨、弘農楊准齊名。初為太子舍人，累遷太子庶子、黃門郎，出為青州刺史。徵拜侍中，頃之，轉尚書。曆鎮軍將軍、荊州刺史，領南蠻校尉，不行，復拜尚書。光熙初，轉吏部尚書。永嘉初，出為雍州刺史、鎮西將軍。徵為尚書左僕射，領吏部。

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，以廣得才之路。上疏曰：「臣以為自古興替，實在官人；苟得其才，則無物不理。《書》言：'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。'唐、虞之盛，元愷登庸；周

室之隆，濟濟多士。秦、漢已來，風雅漸喪。至於後漢，女君臨朝，尊官大位，出於阿保，斯亂之始也。是以郭泰、許劭之倫，明清議於草野；陳蕃、李固之徒，守忠節於朝廷。然後君臣名節，古今遺典，可得而言。自初平之元，訖于建安之末，三十年中，萬姓流散，死亡略盡，斯亂之極也。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，受禪于魏，泰始之初，躬親萬機，佐命之臣，咸皆率職。時黃門侍郎王恂、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，評尚書奏事，多論刑獄，不論選舉。臣以為不先所難，而辨其所易。陛下初臨萬國，人思盡誠，每於聽政之日，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，各言所見後進俊才、鄉邑尤異、才堪任用者，皆以名奏，主者隨缺先敘。是爵人於朝，與眾共之之義也。」朝廷從之。

永嘉三年，出為征南將軍、都督荊、湘、交、廣四州諸軍事、假節，鎮襄陽。于時四方寇亂，天下分崩，王威不振，朝野危懼。簡優遊卒歲，唯酒是耽。諸習氏，荊土豪族，有佳園池，簡每出嬉遊，多之池上，置酒輒醉，名之曰高陽池。時有童兒歌曰：「山公出何許，往至高陽池。日夕倒載歸，酩酊無所知。時時能騎馬，倒著白接䍦。舉鞭問葛疆：何如并州兒？」疆家在并州，簡愛將也。

尋加督寧、益軍事。時劉聰入寇，京師危逼。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，次於涅陽，為宛城賊王如所破，遂嬰城自守。及洛陽陷沒，簡又為賊嚴嶷所逼，乃遷于夏口。招納流亡，江、漢歸附。時華軼以江州作難，或勸簡討之。簡曰：「與彥夏舊友，為之惆悵。簡豈利人之機，以為功伐乎！」其篤厚如此。時樂府伶人避難，多奔沔漢，宴會之日，僚佐或勸奏之。簡曰：「社稷傾覆，不能匡救，有晉之罪人也，何作樂之有！」因流涕慷慨，坐者咸愧焉。年六十卒，追贈征南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子遐。

簡子遐

遐字彥林，為余姚令。時江左初基，法禁寬弛，豪族多挾藏戶口，以為私附。遐繩以峻法，到縣八旬，出口萬餘。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，遐欲繩喜。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，言于執事，以喜有高節，不宜屈辱。又以遐輒造縣舍，遂陷其罪。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箋：「乞留百日，窮翦捕逃，退而就罪，無恨也。」充申理，不能得。竟坐免官。後為東陽太守，為政嚴猛。康帝詔曰：「東陽頃來竟囚，每多入重。豈郡多罪人，將捶楚所求，莫能自固邪！」遐處之自若，郡境肅然。卒於官。

史臣曰：若夫居官以潔其務，欲以啟天下之方，事親以終其身，將以勸天下之俗，非山公之具美，其孰能與於此者哉！自東京喪亂，吏曹湮滅，西園有三公之錢，蒲陶有

一州之任，貪饕方駕，寺署斯滿。時移三代，世曆九王，拜謝私庭，此焉成俗。若乃餘風稍殄，理或可言。委以銓綜，則群情自抑；通乎魚水，則專用生疑。將矯前失，歸諸後正，惠絕臣名，恩馳天口，世稱《山公啟事》者，豈斯之謂歟！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。

王戎

王戎，字濬沖，琅邪臨沂人也。祖雄，幽州刺史。父渾，涼州刺史、貞陵亭侯。戎幼而穎悟，神彩秀徹。視日不眩，裴楷見而目之曰：「戎眼爍爍，如岩下電。」年六七歲，于宣武場觀戲，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，眾皆奔走，戎獨立不動，神色自若。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。又嘗與群兒嬉於道側，見李樹多實，等輩兢趣之，戎獨不往。或問其故，其曰：「樹在道邊而多子，必苦李也。」取之信然。

阮籍與渾為友。戎年十五，隨渾在郎舍。戎少籍二十歲，而籍與之交。籍每適渾，俄頃輒去，過視戎，良久然後出。謂渾曰：「濬沖清賞，非卿倫也。共卿言，不如共阿戎談。」及渾卒於涼州，故吏賻贈數百萬，戎辭而不受，由是顯名。為人短小，任率不修威儀，善發談端，賞其要會。朝賢嘗上巳禊洛，或問王濟曰：「昨游有何言談？」濟曰：「張華善說《史》《漢》；裴頠論前言往行，衮衮可聽；王戎談子房、季劄之間，超然玄著。」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。

戎嘗與阮籍飲，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，籍以酒少，酌不及昶，昶無恨色。戎異之，他日問籍曰：「彼何如人也？」答曰：「勝公榮，不可不與飲；若減公榮，則不敢不共飲；惟公榮可不與飲。」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，戎嘗後至。籍曰：「俗物已復來敗人意。」戎笑曰：「卿輩意亦復易敗耳！

鐘會伐蜀，過與戎別，問計將安出。戎曰：「道家有言，'為而不恃'，非成功難，保之難也。」及會敗，議者以為知言。

襲父爵，辟相國掾，曆吏部黃門郎、散騎常侍、河東太守、荊州刺史，坐遣吏修園宅，應免官，詔以贖論。遷豫州刺史，加建威將軍，受詔伐吳。戎遣參軍羅尚、劉喬領前鋒，進攻武昌，吳將楊雍、孫述、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。戎督大軍臨江，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、邾二縣降。吳平，進爵安豐侯，增邑六千戶，賜絹六千匹。

戎渡江，綏慰新附，宣揚威惠。吳光祿勳石偉方直，不容皓朝，稱疾歸家。戎嘉其清節，表薦之。詔拜偉為議郎，以二千石祿終其身。荊土悅服。徵為侍中。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，為司隸所糾，以知而未納，故得不坐，然議者尤之。帝謂朝臣曰：「戎之為行，豈懷私苟得，正當不欲為異耳！」帝雖以是言釋之，然為清慎者所鄙，由是損名。

戎在職雖無殊能，而庶績修理。後遷光祿勳、吏部尚書，以母憂去職。性至孝，不拘禮制，飲酒食肉，或觀弈棋，而容貌毀悴，杖然後起。裴頠往吊之，謂人曰：「若使一慟能傷人，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。」時和嶠亦居父喪，以禮法自持，量米而食，哀毀不逾於戎。帝謂劉毅曰：「和嶠毀頓過禮，使人憂之。」毅曰：「嶠雖寢苫食粥，乃生孝耳。至於王戎，所謂死孝，陛下當先憂之。」戎先有吐疾，居喪增甚。帝遣醫療之，並賜藥物，又斷賓客。

楊駿執政，拜太子太傅。駿誅之後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，威震外內。戎誡繇曰：「大事之後，宜深遠之。」繇不從，果得罪。轉中書令，加光祿大夫，給恩信五十人。遷尚書左僕射，領吏部。

戎始為甲午制，凡選舉皆先治百姓，然後授用。司隸傅咸奏戎，曰：「《書》稱『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』。今內外群官，居職未期而戎奏還，既未定其優劣，且送故迎新，相望道路，巧詐由生，傷農害政。戎不仰依堯舜典謨，而驅動浮華，虧敗風俗，非徒無益，乃有大損。宜免戎官，以敦風俗。」戎與賈、郭通親，竟得不坐。尋轉司徒。以王政將圮，苟媚取容，屬潛懷太子之廢，竟無一言匡諫。

裴頠，戎之婿也，頠誅，戎坐免官。齊王冏起義，孫秀祿戎於城內，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。博士王繇曰：「濬沖譎詐多端，安肯為少年用？」乃止。惠帝反宮，以戎為尚書令。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，將誅齊王冏。檄書至，冏謂戎曰：「孫秀作逆，天子幽逼。孤糾合義兵，掃除元惡，臣子之節，信著神明。二王聽讒，造構大難，當賴忠謀，以和不協。卿其善為我籌之。」戎曰：「公首舉義眾，匡定大業，開闢以來，未始有也。然論功報嘗，不及有勞，朝野失望，人懷貳志。今二王帶甲百萬，其鋒不可當，若以王就第，不失故爵。委權崇讓，此求安之計也。」冏謀臣葛旗怒曰：「漢魏以來，王公就第，甯有得保妻子乎！議者可斬。」於是百官震悚，戎偽藥發墮廁，得不及禍。

戎以晉室方亂，慕蘧伯玉之為人，與時舒卷，無蹇諤之節。自經典選，未嘗進寒素，退虛名，但與時浮沈，戶調門選而已。尋拜司徒，雖位總鼎司，而委事僚采。間乘小馬，從便門而出遊，見者不知其三公也。故吏多至大官，道路相遇輒避之。性好興利，廣收八方園田水碓，周遍天下。積實聚錢，不知紀極，每自執牙籌，晝夜算計，恆若不足。而又儉嗇，不自奉養，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。女適裴頠，貸錢數萬，久而未還。女後歸寧，戎色不悅，女遽還直，然後乃歡。從子將婚，戎遺其一單衣，婚訖而更責取。家有好李，常出貨之，恐人得種，恆鑽其核。以此獲譏於世。

其後從帝北伐，王師敗績于蕩陰，戎復詣鄴，隨帝還洛陽。車駕之西遷也，戎出奔於郊。在危難之間，親接鋒刃，談笑自若，未嘗有懼容。時召親賓，歡娛永日。永興二年，薨於郟縣，時年七十二，謚曰元。

戎有人倫鑒識，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，人皆欽其寶，莫知名其器；王衍神姿高徹，如瑤林瓊樹，自然是風塵表物。謂裴頠拙於用長，荀勖工於用短，陳道寧　　如束長竿。族弟敦有高名，戎惡之。敦每候戎，輒托疾不見。敦後果為逆亂。其鑒嘗先見如此。嘗經黃公酒壚下過，顧謂後車客曰：「吾昔與嵇叔夜、阮嗣宗酣暢于此，竹林之遊亦預其末。自嵇、阮雲亡，吾便為時之所羈紲。今日視之雖近，邈若山河！」初，孫秀為琅邪郡吏，求品於鄉議。戎從弟衍將不許，戎勸品之。及秀得志，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，而戎、衍獲濟焉。

子萬，有美名。少而大肥，戎令食糠，而肥愈甚。年十九卒。有庶子興，戎所不齒。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。

從弟衍

衍字夷甫，神情明秀，風姿詳雅。總角嘗造山濤，濤嗟歎良久，既去，目而送之曰：「何物老嫗，生甯馨兒！然誤天下蒼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」父乂，為平北將軍，常有公事，使行人列上，不時報。衍年十四，時在京師，造僕射羊祜，申陳事狀，辭甚清辯。祜名德貴重，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，眾咸異之。楊駿欲以女妻焉，衍恥之，遂陽狂自免。武帝聞其名，問戎曰：「夷甫當世誰比？」戎曰：「未見其比，當從古人中求之。」

泰始八年，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，衍初好論從橫之術，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。不就，於是口不論世事，唯雅詠玄虛而已。嘗因宴集，為族人所怒，舉楪擲其面。衍初

無言，引王導共載而去。然心不能平，在車中攬鏡自照，謂導曰：「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。」父卒于北平，送故甚厚，為親識之所借貸，因以舍之。數年之間，家資罄盡，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。後為太子舍人，還尚書郎。出補元城令，終日清談，而縣務亦理。入為中庶子、黃門侍郎。

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等祖述《老》《莊》，立論以為：「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。無也者，開物成務，無往不存者也。陰陽恃以化生，萬物恃以成形，賢者恃以成德，不肖恃以免身。故無之為用，無爵而貴矣。」衍甚重之。惟裴頠以為非，著論以譏之，而衍處之自若。衍既有盛才美貌，明悟若神，常自比子貢。兼聲名藉甚，傾動當世。妙善玄言，唯談《老》《莊》為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與手同色。義理有所不安，隨即改更，世號「口中雌黃。」朝野翕然，謂之「一世龍門」矣。累居顯職，後進之士，莫不景慕放效。選舉登朝，皆以為稱首。矜高浮誕，遂成風俗焉。衍嘗喪幼子，山簡吊之。衍悲不自勝，簡曰：「孩抱中物，何至於此！」衍曰：「聖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於情。然則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」簡服其言，更為之慟。

衍妻郭氏，賈后之親，藉中宮之勢，剛愎貪戾，聚斂無厭，好干預人事，衍患之而不能禁。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，京師大俠也，郭氏素憚也。衍謂郭曰：「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陽亦謂不可。」郭氏為之小損。衍疾郭之貪鄙，故口未嘗言錢。郭欲試之，令婢以錢繞床，使不得行。衍晨起見錢，謂婢曰：「舉阿堵物卻！」其措意如此。

後曆北軍中候、中領軍、尚書令。女為湣懷太子妃，太子為賈后所誣，衍懼禍，自表離婚。賈后既廢，有司奏衍，曰：「衍與司徒梁王肜書，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，陳見誣見狀。肜等伏讀，辭旨懇惻。衍備位大臣，應以議責也。太子被誣得罪，衍不能守死善道，即求離婚。得太子手書，隱蔽不出。志在苟免，無忠蹇之操。宜加顯責，以厲臣節。可禁錮終身。」從之。

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。及倫簒位，衍陽狂斫婢以自免。及倫誅，拜河南尹，轉尚書，又為中書令。時齊王乂有匡復之功，而專權自恣，公卿皆為之拜，衍獨長揖焉。以病去官。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師，累遷尚書僕射，領吏部，後拜尚書令、司空、司徒。衍雖居宰輔之重，不以經國為念，而思自全之計。說東海王越曰：「中國已亂，當賴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。」乃以弟澄為荊州，族弟敦為青州。因謂澄、敦曰：「荊州有江、漢之固，青州有負海之險，卿二人在外，而吾留此，足以為三窟矣。」識者鄙之。

及石勒、王彌寇京師，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、持節、假黃鉞以距之。衍使前將軍曹武、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，退之，獲其輜重。遷太尉，尚書令如故。封武陵侯，辭封不受。時洛陽危逼，多欲遷都以避其難，而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。

越之討苟晞也，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。及越薨，眾共推為元帥。衍以賊寇鋒起，懼不敢當。辭曰：「吾少無宦情，隨牒推移，遂至於此。今日之事，安可以非才處之。」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，勒呼王公，與之相見，問衍以晉故。衍為陳禍敗之由，雲計不在己。勒甚悅之，與語移日。衍自說少不豫事，欲求自免，因勸勒稱尊號。勒怒曰：「君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壯登朝，至於白首，何得言不豫世事邪！破壞天下，正是君罪。」使左右扶出。謂其党孔萇曰：「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嘗見如此人，當可活不？」萇曰：「彼晉之三公，必不為我盡力，又何足貴乎！」勒曰：「要不可加以鋒刃也。」使人夜排牆填殺之。衍將死，顧而言曰：「嗚呼！吾曹雖不如古人，向若不祖尚浮虛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猶可不至今日。」時年五十六。

衍俊秀有令望，希心玄遠，未嘗語利。王敦過江，常稱之曰：「夷甫處眾中，如珠玉在瓦石間。」顧愷之作畫贊，亦稱衍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。其為人所尚如此。

子玄，字眉子，少慕簡曠，亦有俊才，與衛玠齊名。荀籓用為陳留太守，屯尉氏。玄素名家，有豪氣，荒弊之時，人情不附，將赴祖逖，為盜所害焉。

衍弟澄

澄字平子。生而警悟，雖未能言，見人舉動，便識其意。衍妻郭性貪鄙，欲令婢路上擔糞。澄年十四，諫郭以為不可。郭大怒，謂澄曰：「昔夫人臨終，以小郎屬新婦，不以新婦屬小郎。」因捉其衣裾，將杖之。澄爭得脫，逾窗而走。

衍有重名于世，時人許以人倫之鑒。尤重澄及王敦、庾敳，嘗為天下人士目曰：「阿平第一，子嵩第二，處仲第三。」澄嘗謂衍曰：「兄形似道，而神鋒太俊。」衍曰：「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。」澄由是顯名。有經澄所題目者，衍不復有言，輒云「已經平子矣」。

少曆顯位，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。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，天下切齒。澄發玖私奸，勸穎殺玖，穎乃誅之，士庶莫不稱善。及穎敗，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。以迎大

駕勳，封南鄉侯。遷建威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不之職。時王敦、謝鯤、庾敳、阮修皆為衍所親善，號為四友，而亦與澄狎，又有光逸、胡毋輔之等亦豫焉。酣宴縱誕，窮歡極娛。

惠帝末，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、持節、都督，領南蠻校尉，敦為青州。衍因問以方略，敦曰：「當臨事制變，不可豫論。」澄辭義鋒出，算略無方，一坐嗟服。澄將之鎮，送者傾朝。澄見樹上鵲巢，便脫衣上樹，探而弄之，神氣蕭然，傍若無人。劉琨謂澄曰：「卿形雖散朗，而內實動俠，以此處世，難得其死。」澄默然不答。

澄既至鎮，日夜縱酒，不親庶事，雖寇戎急務，亦不以在懷。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，以為別駕，委以州府。時京師危逼，澄率眾軍，將赴國難，而飄風折其節柱。會王如寇襄陽，澄前鋒至宜城，遣使詣山簡，為如党嚴嶷所獲。嶷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：「襄陽拔未？」答云：「昨旦破城，已獲山簡。」乃陰緩澄使，令得亡去。澄聞襄陽陷，以為信然，散眾而還。既而恥之，托糧運不贍，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，竟不能進。巴蜀流人散在荊、湘者，與土人忿爭，遂殺縣令，屯聚樂鄉。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。賊請降，澄偽許之，既而襲之於寵洲，以其妻子為賞，沈八千餘人于江中。於是益、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，推杜弢為主，，南破零桂，東掠武昌，敗王機于巴陵。澄亦無憂懼之意，但與機日夜縱酒，投壺博戲，數十局俱起。殺富人李才，取其家資以賜郭舒。南平太守應詹驟諫，不納。於是上下離心，內外怨叛。澄望實雖損，猶傲然自得。後出軍擊杜弢，次於作塘。山簡參軍王沖叛於豫州，自稱荊州刺史。澄懼，使杜蕤守江陵。澄遷於孱陵，尋奔遝中。郭舒諫曰：「使君臨州，雖無異政，未失眾心。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，足以擒此小丑，奈何自棄。」澄不能從。

初，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，天門太守扈瑰次於益陽。武陵內史武察為其郡夷所害，瑰以孤軍引還。澄怒，以杜曾代瑰。夷袁遂，瑰故吏也，托為瑰報仇，遂舉兵逐曾，自稱平晉將軍。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，為遂所敗。會元帝征澄為軍諮祭酒，於是赴召。

時王敦為江州，鎮豫章，澄過詣敦。澄夙有盛名，出於敦右，士庶莫不傾慕之。兼勇力絕人，素為敦所憚，澄猶以舊意侮敦。敦益忿怒，請澄入宿，陰欲殺之。而澄左右有二十絕人，持鐵馬鞭為衛，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，故敦未之得發。後敦賜澄左右酒，皆醉，借玉枕觀之。因下床而謂澄曰：「何與杜弢通信？」澄曰：「事自可驗。」敦欲入內，澄手引敦衣，至於絕帶。乃登于梁，因罵敦曰：「行事如此，殃將及焉。」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，時年四十四，載屍還其家。劉琨聞澄之死，歎曰：「澄自取之。」及敦平，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，請加贈諡。詔復澄本官，諡曰憲。長子詹，早卒。

次子徽，右軍司馬。

郭舒

郭舒，字稚行。幼請其母從師，歲餘便歸，粗識大義。鄉人少府范晷、宗人武陵太守郭景，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，終成國器。始為領軍校尉，坐擅放司馬彪，系廷尉，世多義之。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，轉主簿。含坐事，舒自系理含，事得釋。刺史宗岱命為治中，喪母去職。劉弘牧荊州，引為治中。弘卒，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，討逆賊郭勱。滅之，保全一州。

王澄聞其名，引為別駕。澄終日酣飲，不以眾務在意，舒常切諫之。及天下大亂，又勸澄修德養威，保完州境。澄以為亂自京都起，非復一州所能匡禦，雖不能從，然重其忠亮。荊土士人宗庾歟嘗因酒忤澄，澄怒，叱左右棒歟。舒厲色謂左右曰：「使君過醉，汝輩何敢妄動！」澄恚曰：「別駕狂邪，誑言我醉！」因遣掐其鼻，灸其眉頭，舒跪而受之。澄意少釋，而歟遂得免。

澄之奔敗也，以舒領南郡。澄又欲將舒東下，舒曰：「舒為萬里紀綱，不能匡正，令使君奔亡，不忍渡江。」乃留屯沌口，采穭湖澤以自給。鄉人盜食舒牛，事覺，來謝。舒曰：「卿饑，所以食牛耳，餘肉可共啖之。」世以此服其弘量。

舒少與杜曾厚，曾嘗召之，不往，曾銜之。至是，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，曾密遣兵襲舒，遁逃得免。

王敦召為參軍，轉從事中郎。襄陽都督周訪卒，敦遣舒監襄陽軍。甘卓至，乃還。朝廷征舒為右丞，敦留不遣。敦謀為逆，舒諫不從，使守武昌。荊州別駕宗濬忌舒才能，數譖之于王暠。暠疑舒與甘卓同謀，密以白敦，敦不受。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，太守樂凱言於敦曰：「百姓久買此地，種菜自贍，不宜奪之。」敦大怒曰：「王處仲不來江湖，當有武昌地不，而人云是我地邪！」凱懼，不敢言。舒曰：「公聽舒一言。」敦曰：「平子以卿病狂，故掐鼻灸眉頭，舊疢復發邪！」舒曰：「古之狂也直，周昌、汲黯、硃雲不狂也。昔堯立誹謗之木，舜置敢諫之鼓，然後事無枉縱。公為勝堯、舜邪？乃逆折舒，使不得言。何與古人相遠！」敦曰：「卿欲何言？」舒曰：「繆坦可謂小人，疑誤視聽，奪人私地，以強陵弱。晏子稱：君曰其可，臣獻其否，以成其可。是以舒等不敢不言。」敦即使還地，眾咸壯之。敦重舒公亮，給賜轉豐，數詣其家。表

為梁州刺史。病卒。

樂廣

樂廣，字彥輔，南陽淯陽人也。父方，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。廣時年八歲，玄常見廣在路，因呼與語，還謂方曰：「向見廣神姿郎徹，當為名士。卿家雖貧，可令專學，必能興卿門戶也。」方早卒。廣孤貧，僑居山陽，寒素為業，人無知者。性沖約，有遠識，寡嗜欲，與物無競。尤善談論，每以約言析理，以厭人之心，其所不知，默如也。裴楷嘗引廣共談，自夕申旦，雅相欽挹，歎曰：「我所不如也。」王戎為荊州刺史，聞廣為夏侯玄所嘗，乃舉為秀才。楷又薦廣于賈充，遂辟太尉掾，轉太子舍人。尚書令衛瓘，朝之耆舊，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，見廣而奇之，曰：「自昔諸賢既沒，常恐微言將絕，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。」命諸子造焉，曰：「此人之水鏡，見之瑩然，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。」王衍自言：「與人語甚簡至，及見廣，便覺己之煩。」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。

出補元城令，遷中書侍郎，轉太子中庶子，累遷侍中、河南尹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，將讓尹，請潘嶽為表。嶽曰：「當得君意。」廣乃作二百句語，述己之志。嶽因取次比，便成名筆。時人咸云：「若廣不假嶽之筆，嶽不取廣之旨，無以成斯美也。」

嘗有親客，久闊不復來，廣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前在坐，蒙賜酒，方欲飲，見杯中有蛇，意甚惡之，既飲而疾。」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，漆畫作蛇，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。復置酒於前處，謂客曰：「酒中復有所見不？」答曰：「所見如初。」廣乃告其所以，客豁然意解，沈屙頓愈。衛玠總角時，嘗問廣夢，廣雲是想。玠曰：「神形所不接而夢，豈是想邪！」廣曰：「因也。」玠思之經月不得，遂以成疾。廣聞故，命駕為剖析之，玠病即愈。廣歎曰：「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！」

廣所在為政，無當時功譽，然每去職，遺愛為人所思。凡所論人，必先稱其所長，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。人有過，先盡弘恕，然後善惡自彰矣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，名重于時。故天下言風流者，謂王、樂為稱首焉。

少與弘農楊准相善。准之二子曰喬曰髦，皆知名於世。准使先詣裴頠，頠性弘方，愛喬有高韻。謂准曰：「喬當及卿，髦少減也。」又使詣廣，廣性清淳，愛髦有神檢。謂准曰：「喬自及卿，然髦亦清出。」准笑曰：「我二兒之優劣，乃裴、樂之優劣也。」

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，而神檢不足，樂為得之矣。

是時王澄、胡毋輔之等，皆亦任放為達，或至裸體者。廣聞而笑曰：「名教內自有樂地，何必乃爾！」其居才愛物，動有理中，皆此類也。值世道多虞，朝章紊亂，清己中立，任誠保素而已。時人莫有見其際焉。

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，前尹多不敢處正寢，廣居之不疑。嘗外戶自閉，左右皆驚，廣獨自若。顧見牆有孔，使人掘牆，得狸而殺之，其怪亦絕。

湣懷太子之廢也，詔故臣不得辭送，眾官不勝憤歎，皆冒禁拜辭。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，廣即便解遣。眾人代廣危懼。孫琰說賈謐曰：「前以太子罪惡，有斯廢黜，其臣不懼嚴詔，冒罪而送。今若系之，是彰太子之善，不如釋去。」謐然其言，廣故得不坐。

遷吏部尚書左僕射，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，轉廣為右僕射，領吏部，代王戎為尚書令，始戎薦廣，而終踐其位，時人美之。

成都王穎，廣之婿也，及與長沙王乂遘難，而廣既處朝望，群小讒謗之。乂以問廣，廣神色不變，徐答曰：「廣豈以五男易一女。」乂猶以為疑，廣竟以憂卒。荀籓聞廣之不免也，為之流涕。三子：凱、肇、謨。

凱字弘緒，大司馬齊王掾，參驃騎軍事。肇字弘茂，太傅東海王掾。洛陽陷，兄弟相攜南渡江。謨字弘範，征虜將軍、吳郡內史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漢相清靜，見機於曠務；周史清虛，不嫌於屍祿。豈台揆之任，有異于常班者歟！濬沖善發談端，夷甫仰希方外，登槐庭之顯列，顧漆圓而高視。彼既憑虛，朝章已亂。戎則取容於世，旁委貨財；衍則自保其身，甯論宗稷？及三方構亂，六戎藉手，犬羊之侶，鋒鏑如雲。夷甫區區焉，佞彼凶渠，以求容貸，頹牆之隕，猶有禮也。平子肆情傲物，對鏡難堪，終失厥生，自貽伊敗。且夫衣服表容，珪璋範德，聲移宮羽，采照山華，布武有章，立言成訓。澄之箕踞，不已甚矣。若乃解袒登枝，裸形捫鵲，以此為達，謂之高致，輕薄是效，風流詎及。道睽將聖，事乖跰指，操情獨往，自夭其生者

焉。昔晏嬰哭莊公之屍，樂令解潛懷之客，豈聞伯夷之風歟，懦夫能立志者也。

贊曰：晉家求士，乃構仙台，陵雲切漢，山叟知材。濬沖居鼎，談優務劣。夷甫兩顧，退求三穴。神亂當年，忠乖曩列。平子陵侮，多於用拙。樂令披雲，高天澄澈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